



春到柳叶河

短篇小说集



香河柳叶河

■■■■

春 到 柳 叶 河

短篇小说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春到柳叶河

短篇小说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洛阳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3年6月第1版 197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37 定价0.33元

毛主席语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
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。

认真看书学习，弄通马克思主义。

在现在世界上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，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。为艺术的艺术，超阶级的艺术，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

目 录

春播之前.....	(1)
向阳人家.....	(18)
过关之后.....	(30)
春到柳叶河.....	(43)
陈源.....	(57)
离别前夜.....	(68)
春红.....	(80)
培育.....	(91)
红花埂.....	(104)
练兵场上.....	(125)
严阵以待.....	(137)
发言权.....	(148)
老师.....	(155)

春 播 之 前

张 诗 勤

春节刚刚闪过，农家院里还荡漾着节日的浓波。

江营村生产队长老强，大清早就把“两长一短”的大马车套了个齐备，亲自掌了鞭杆，要去城里买化肥。他抖动着粗眉毛，鞭儿甩得象炸豆。社员们看着他们队长那股叱咤风云的劲儿，都围拢来。有人对老强取玩笑说：“队长，看你这股架势，可真要咱队“鸡毛”上天，越飞越高啦。但也别只顾高兴赶车，忘了抬头看路啊。”老强把大嘴巴一煽，说：“放心吧，这路我是熟的。驾！”大马车飞奔而去，路上荡起一溜尘烟。

老强看去有三十多岁，身体结实魁梧，粗眉毛，大眼睛，厚嘴唇，黑红脸膛。眼下，他那烈焰腾腾的心正随着这欢腾的大马车奔驰：

“老周啊，房前的积雪还没化，您就对我说：‘春播计划是大事，要提前有个谱。不要尽自己想，要摸摸群众是咋想的。’房檐上的冰凌还挂着，您又给我说：‘这是关乎全年的大事，要和群众好好商量，看大伙都有什么要求。’春节刚过，您到城里去开会，又给我打电话：‘这关乎落实党的农业方针，斗争是复杂的，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。别尽自己想，要多

调查研究。’嘿嘿，实话告诉您讲吧，这次啊，我是既有敢想敢干的创造性，又有群众路线哩，保许您挑不出差错来。”

车轮在滚动，大地在旋转，老强的心还在翻腾：

“着啊，正如您老周常讲的，干革命就得要有股闯劲，要勇往直前。咳，我老强最烦那阴不阴，阳不阳，死不死，活不活的。不干就算，干就拼命干，为革命两眼一闭全当睡了大觉，有啥了不得！干嘛前怕狼后怕虎的！就是要打起精神让“鸡毛”上天，要它越飞越高！要不，对得起党和毛主席？对得起社会主义？对得起大伙吗？”

“驾！”

“咳，老周啊，对您，咱老强没说的，百样认为都好，就是您那拖泥带水的咱不耐烦。堂堂一个公社党委书记，给那些婆婆妈妈的老头子根啦秧啦扯啥子哟，一道命令，干净麻利脆。您的话，谁不听？就连我老强，还不是你说打虎咱上山，你说擒龙咱下海？左也访，右也问，腻和人。……”

一辆自行车迎面飞来。哎哟，骑车人就是公社党委书记周达新。

老周是去年秋天才调来的。他高高的身材，显得格外干练利落。他那一双锐利、明亮的眼睛，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。虽才三十几岁，眉宇间却显露着两道清晰的皱纹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很会动脑筋的人。离马车老远，他就乐欣欣地打招呼：“哈，这鞭炸得好脆和啊！”

“哎呀，是你！吁——”大马车“咯噔”站住了。老强翻身下车，把手里的鞭子一振，说：“咳呀！这几天我可把你想苦了！咋，散会了？”

“哈哈。你这么大清早人欢马叫地干什么去？”

老强嘿嘿一笑，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儿，说：“买化肥！”

他大手拍拍肚子，煽着两片大嘴唇：“老周啊，今年我计划搞它五十亩春豌豆，抓它一家伙！嘿，等着瞧吧，秋后‘鸡毛’不上天那才怪哩！现在是‘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’，就等你一句话啦，咋样？”

“我？哈哈……你的精神很好啊！不过，我现在可没发言权，要调查研究一下，哎？哈哈！”

“咳，我早调查了，方圆十来个生产队全跑遍问过，去年种的春豌豆都是好收成。”老强对老周探了探身子：“这是成熟经验。”他马上又把身子一挺：“我敢给你打保！”

“哈哈，真有意思！”老周轻轻给了老强一拳，“春豌豆是项可以发展的好作物，这个我相信。不过，咱们是搞全面春播计划，国家集体，人吃马喂，吃、烧、穿、用……”

“咳，我知道。反正就是那几百亩地，种那几样货色，挤着眼也能安排停当。咱老强就是性子急，你是公社党委书记，又在咱队蹲点，你说这五十亩批准不批准吧？”

“批准不批准，不能由我‘空对空’，这要根据党的方针、群众的要求和客观实际去定。你说呢？好吧，明天我去了咱们再谈。今天我先回公社开个会，听听公社同志对今年春播计划的意见。”说着，老周的态度严肃起来：“老强啊，象这样的事情可不敢主观哪。要看到事情是复杂的，忽视了对实际的调查，凭自己去想，是要犯错误的。”

“嘿，老周，你知道，我老强是最听党的话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再说，有你亲自把关，我错也错不了大溜。嘿嘿，好，明天见。驾！”

老强甩起大鞭，马车一路响咣咣地奔去。那清脆、带劲的鞭声，为这初春的田野增添了春意。老周看着老强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儿，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喜悦，他不由自言自语道：“是

党的一个好同志啊！”

二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老强和妻子笑梅、五岁的儿子铁蛋，一家都在等老周。因为这里离公社只有五里路，老周很快就要到了。老强在院里给队里结牛套，妻子笑梅也丢下其它活儿作帮手。小铁蛋也忙帮爸爸扯扯绳头儿。妻子问丈夫：

“哎，我说你呀你，于本利一趟一趟来找，把种春豌豆说得天花乱坠，你心里有个准吗？”

“我？”老强抬头看看妻子，显出一种胸有成竹的样子。但他马上又把头垂下，去结牛套，对妻子不屑一答地说：“给你说顶屁用。”

“哎，队里事就不兴俺关心关心啦？”笑梅有点生气了。

“一个妇女家，劳动听指挥得了呗。”

“哼，那你就一人顶天吧。”笑梅掂起另一挂套，到一旁自己结去了。小铁蛋马上跑过去：“我帮妈妈结。”

老强结着套，心里翻腾着：

“咳，老周啊，我看这次是你犯了教条啦。去年春豌豆每亩四百斤，哪个社员没下肚子？这有个啥子调查？要说群众路线，这次我就是听的群众意见哩，你别老怕我犯去年秋天的毛病，那不会哩！”

去年秋天，共青团员小三妮，曾代表妇女给老强提意见，说妇女工分太低，男女同工没同酬，要求重评工分。当时老强心想：大家都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“工分挂帅”，谁还能光为工分？我老强一秋天的晚上都在地里住着看庄稼，压根没想过工分的事。哼，就是你这小闺女财迷心窍！于是，他便冷

冷地顶了小三妮一下：“别光为自己想！再说，妇女摘个棉花，搞个积肥，收砍个庄稼，咋能和男人犁耙地、抡大锄相比？评啥工分！”小三妮性子盛，和老强顶起来。正巧，这天老周来江营村蹲队，拍了拍老强的肩头说：“吵吵顶啥用？听听她们的意见嘛。走，咱们和妇女一起去摘棉花。”老强本不愿去，因为他一向不爱和妇女一块干活，嫌憋得慌，但老周说出来了，他只好硬着头皮随着去了。

一上午，妇女们对老强“妇女不如男”的说法发了不少议论。老强当然不服气，煽着大嘴片和妇女们辩论。妻子笑梅也在场，她对丈夫拿出了个小题目，说：“哎，我说你呀你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不敢当面比试比试？”老强这人哪肯在妇女面前示弱，他大巴掌一拍：“比试就比试！”于是，老强的大手大脚齐动弹起来。可是，他急得鼻里嘴里冒烟，还没妇女摘的一半多，急得大手光抓汗，嘴里就是没说的。下午，老周又拉着他去跟妇女一块割豆子。老强虽说手大脚大，可老是被拉到后边，腰疼得也直不起来了。妇女们却不然，一个个利脚利手，既虎实，又迅速，连腰也不直一下，只听到一派清脆的镰刀声。笑梅、小三妮一帮妇女看他如此败阵，故意学着他的话逗他：“咋？‘男子汉大丈夫，哪个不顶俩妇女？’老在后边干吗？有啥东西拴住脚了？”休息时，妇女们又说又笑，老强却只顾仰面朝天出粗气，捶腰窝了。老周也很累，但他兴致勃勃，向老强说：“喂，咋样？”老强把大手一摊，“噶！连老本也输光了。真是不吃豆不知豆腥气呀！”说着，他倒了倒鞋壳篓里的土，登在脚上，站起来拍拍大手：“喂，妇女们，您知道，我老强是知错就改，晚上咱开会，给妇女重评工分，不管男女，同工同酬！”老强的话，说得妇女们都嘎嘎地笑起来。这时，老周指点老强说：“老强，咱们当干部的，

啥事也不能只凭自己想，要学会调查研究，听取群众意见，才能指挥得符合实际。”老强抖动着大眉毛，两片大嘴唇一咧：

“嘿嘿，今天你使我受了个大教育咧。”

这一次，老强心里可不服。他想，“这次种豌豆，不是我瞎想，一是去年得过利，二是群众有要求，我还到外队去查过。嘿嘿，这次可别说我犯啥官僚主义了吧……”

忽然，小铁蛋蹦跳着向门外奔去：“周叔叔来了！周叔叔来了！嘻嘻，周叔叔，我听着就象你的车铃响！”

“嗨，俺小铁蛋这小耳朵可真灵啊！来，坐叔叔车子上。哎——把腿放下。”

老强和笑梅都忙去帮老周卸行李。

“周叔叔，我爸爸说你吃了饭就来，咋才来呀？”

老周捧起铁蛋的小脸蛋，说：“叔叔早来了，在别处办事哩——”。

“我猜得着，我猜得着！是给三奶奶挑水哩！”小铁蛋扑闪着两只乌黑的眼睛，仄歪着脑袋，出现一种很肯定的表情。老周被孩子的天真逗乐了，蹲下来认真地逗起小铁蛋来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来，咱们立个约，猜着了，叔叔给你讲个好故事；猜不着，叔叔打你个屁股吃，行吗？”

小铁蛋乐得拍起了小巴掌：“行啊，行啊！”

“好，猜吧。”

“嗯——”小铁蛋仰起脸来想了想，说：“给饲养员爷爷拉呱哩。”

“不对，不对。”

“嗯——给队里刨花生去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三个大人都笑弯了腰，老强训斥小铁蛋说：“你猜的是个屁！”

“哈哈，我的乖乖。好啊，等你长大了好好研究研究，能搞个开春就刨花生，那可太好了。哈哈，不对，不对，再猜吧。”老周笑着说。

小铁蛋自感出了丑，羞答答地扭动着小身子。但他不示弱，又皱起眉头想了想，突然跳起来：“猜着了，猜着了！”随之，他两手比划着，绘声绘色地说：“和果园里白胡子爷爷，长胡子爷爷，大胡子爷爷，在小梨树下，小桃树下，说呀说呀，问呀问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猛地正颜厉色，手指着老周：“你说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哈哈！”小家伙逗得三个大人又笑起来，老周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滚蛋滚蛋！你瞎猜个啥。”老强边笑边撵小铁蛋。

小铁蛋往老周怀里一靠，面对爸爸，把小嘴一撇，学着往日老周说老强的话儿：“‘别老是自己想，去问问群众嘛。’”

大人们笑得更厉害，笑梅撩起衣襟去擦泪花儿。老强拍了小铁蛋一巴掌，老周赶忙把小铁蛋搂在怀里。小铁蛋还不结局，继续追问老周：“你说是不是？反正你给我说过，不许撒谎。”

“哈哈，好吧，叔叔晚上给你讲个‘小八路打鬼子’。”

小铁蛋象是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，小嘴儿总是喋喋不休。他扳着手指儿对老周说：“我妈还给你留着大花糕、麻叶子、江米粽呢。”他又把小嘴对上老周的耳朵，神秘地说：“爸爸还给你留着白糖花生糕呢。花生糕可好吃了！”他边说边比划起来，嗓门也开大了，“明年咱做得这么多，这么多。”

“去去去，滚你的！”老强真地在训斥小铁蛋了。

“哈哈，好吧，叔叔现在要跟你爸爸、妈妈说工作。小铁蛋，去玩耍好吗？”老周说着，刮了小铁蛋一下鼻子。小铁蛋做了个鬼脸，连蹦带跳地跑了。

老周招呼老强和笑梅坐下：“来，咱们谈谈你们队的春播计划。今天由我出题目，笑梅大嫂先发言。”

“咱才不知蚂虾哪头放屁呢。”笑梅白了老强一眼，学着老强的话说：“咱是妇女家，干啥断指挥得了噢。”可她立刻又认真起来：“老周啊，我总想，咱要为革命种田，争取对革命有更多的贡献，同时，也要巩固好集体，安排好社员生活。所以我想，咱光有吃的可不行，种那么多豌豆，社员们烧柴咋办？”

“咳，你懂个屁。只能‘以粮为纲’，还能‘以柴为纲’？”老强马上给妻子顶了回去。他把凳子往老周面前靠靠：“你才打城里下来，俺去年春豌豆每亩四百斤哩！嘿嘿，我知道——你放心，这可是群众的意见。”说着，他的态度郑重起来，“‘品断筋’你知道不？光他就找过我好几回，要求多种春豌豆。你不知道，那家伙眼可不瞎，一个麻雀能出多少肉他都称过。春豌豆不行，他会一次一次来要求？”

“哈哈，什么‘品断筋’，于本利就是于本利呗。”

“就是他。”笑梅插言说：“旧社会于本利有几亩地，又会个做豌豆馅的小本事，生活也自在，土改时被划了个富裕中农。这人没别的短处，就是私心太大，好捣捣鼓鼓地做个小生意。去年和那几个人捣捣鼓鼓卖豌豆馅，今年不知又想要啥把戏呢。”

“要把戏？他敢！今年是我当队长，他再想做买卖走邪道，我不愿他的意！”

“噢——”，老周对笑梅的话很注意。他站起来，来回走着：“看来这春播计划和于本利有点关系呀。”他想了想，对老强还是乐哈哈地：“问题挺复杂呀。于本利想要豌豆，你老强要捞一把，笑梅大嫂要柴烧，小铁蛋还想吃花生糕……哈哈，

老强，这个计划怎么安排呀？好吧，我看咱在这里也解决了问题，老强，走走走，咱到果园去访访。大嫂，你忙你的。老强，走，多问问好嘛。哈，小果园里风光好啊！”

三

村西沙滩上的小果园，五十亩见方。三位年迈的老人，终年在这里辛勤管理。他们就是小铁蛋说的白胡子爷爷、长胡子爷爷和大胡子爷爷。这仨老汉虽都已六十高龄，但骨板扎实，神采奕奕。他们是一九六二年搬到这沙滩上来的。老人家终年餐风饮露，经过十年苦心经营，为集体造下了这方果林。眼下，果林已是遮天蔽日，连年硕果丰登了。为此，人们称他们为老园丁。仨老汉虽身居果林，却眼观着江营村的全部风云。往日，老周曾对老强说过：“老强，这三位老人，都是从地主的地墒沟里滚大的，挨过皮鞭，出过大汗，经过阵势，可作你的参谋。”但当时老强对这话没放在心上，他想：“几个快入土的老头子，今天脱鞋，明天不知穿不穿呢，哪还有闲心管队里的事！再说，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，现在有党和毛主席领导，也该让他们享几天清福了。光那果园就够他们累的了，哪还能再用队里事去劳累他们？”加之他刚上任，没经验，整天忙的顾了吹笛，顾不了捂眼，他也就很少到这果园里来。

夕阳给果林披上了一层辉煌的金纱。果园的小房子里，正是春意盎然，议论热烈。

长胡子大伯有个特点，啥事总爱揣摩揣摩。只听他说：“大胡子出外打听回来跟我一说，我揣摩揣摩，不妥。春豌豆是样顶呱呱的好品种，可它也有短处，这东西长期短，需要大

水、大肥。去年种十亩，水肥跟得上，亩产四百斤。今年一下种五十，大春天正值浇麦追肥时节，让它吃风喝沫？别说四百斤，我看三百斤也在空中吊着哩。”长胡子大伯的话，说得老强瞪大了眼睛。

“您知道，我是有名的‘老计划’。‘老计划’不‘老计划’，反正我觉得啥事还是计划计划好。比如说种豌豆，只种豌豆能解决国家、集体，人吃、马喂的问题？队里五匹骡马，十头毛驴，不种三十亩谷，让它啃大腿啊？沿河三十亩坡地，栽红薯怕淹，点花生怕曝，种牛腿高粱最适宜。盖房织箔，编席打篓，社员烧柴，都要秫秸。咱是花生集中产区，对国家粮油双贡献是咱的任务，五十亩春花生咋也不能少。春玉米是项高产作物，社员们种植有习惯、有经验，还是要种三十亩吧？下剩四十亩春地，还要栽红薯，种棉花，搞菜园，培育种子，这五十亩春豌豆种哪儿去？我越计划越觉得那不是个好计划。作计划要从实际出发，要全面。小强的心是好，可你也不能一天就想考个状元。”

白胡子大伯的一席话，说得老周喜笑颜开。他时而站在老人面前侧耳细听，时而去拍拍老强的肩头。只见他将手在空中一挥：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国家的，集体的，人吃的，马喂的，粮棉油菜全有了！”

此时，老强两手直搓脖子。他瞪大了惊奇的眼睛，话在心里说：“噫！这些老宝贝，心里还装着这么多的大事啊！咳！真笨蛋！和他们住在一个村里，咋就没了解他们？唔！怪不得人家老周当书记，一来就把这些老宝贝发现了。”

老周看出了老强的心思，走上前，按抚着他的肩头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老强啊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啊！今后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，多多征求他们的意见，这对我们干部来

说，太重要了。”



刘万林 插图